



## “西贝草斤”与荣府新闻

□王 彬

在贾府里,贾芹是个小人物,所以谓其小,一是他的辈分低,与贾蓉、贾芸、贾蔷和贾兰一样,属于草字辈,是玉字辈的子侄。二是身份卑微,虽然与贾珍同族,但是并无钱财而与贾芸类似,不仅年龄相当,家境也都贫寒,因此早早便出来混事,而且都投奔了凤姐,贾芹早而贾芸晚,故而混得要光鲜些许。这要得益于贾芹的母亲周氏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三回写道:“且说那个玉皇庙与达摩庵两处,一班的十二个小沙弥并十二个小道士,如今挪出大观园来,贾政正想着要打发到各庙去分住。不想后街上住的贾芹之母周氏,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,也好弄些银钱使用,可巧听见这件事出来,便坐轿子来求凤姐。凤姐因见她素日不大拿班作势的,便依允了。”凤姐劝王夫人,这些小和尚与小道士不要打发到别处去,如果“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。倘或散了,若再用时,可又费事”,不如将他们送到家庙铁槛寺,“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”。王夫人认为有道理,乃商之于贾政,委派贾芹做这件事情,“银库上按数发出三个月的供给来,白花花二三百两。贾芹随手拈了一块,撂与掌秤的人,叫他们吃了茶罢”。又来到荣国府角门前,唤出24个人来,坐上车,一径往城外铁槛寺去了。

时间久了,难免生事。一年冬天,贾珍分出过年的份例,将族中的子侄唤来,贾芹也来领取,却被贾珍质问道:“你作什么也来了?谁叫你来的?”又训斥道:“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,家庙里管和尚、道士们,一月又有你的份例外,这些和尚的份例银子都从你手里过,你还来取这个,你也太贪了!”这还不止主要的,引发贾珍发怒的核心是:

你在家庙里干的事,打量我不知道呢!你到了那里,自然是爷了,没人敢违拗你。你手里又有了钱,离着我们又远,你就为王称霸起来,夜夜招聚匪类赌钱,养老婆小子。这会子花得这个形象,你还收领东西来?听了贾珍的责骂,贾芹红了脸不敢答言。然而,事情

并没有结束,而是继续发酵。一日,贾政早起,看见门上那些人交头接耳,好像有事情要禀告,但又不好明回,只是站在那里唧唧咕咕说话。贾政问道:“你们有什么事,这么鬼鬼祟祟的?”门上人回道:“今儿起来开门出去,见门上贴着一张白纸,上写着许多不成事体的字。”贾政问写的是什么话,门上人说:“是水月庵里的肮脏话。”说着呈上一张帖子,贾政接来看时,上面写着:

西贝草斤年纪轻,水月庵里管尼僧。

一个男人多少女,窝娼聚赌是陶情。

不肖子弟来办事,荣国府内出新闻。

西合贝是贾,草合斤是芹,揭发贾芹在水月庵里聚赌窝娼。贾政看了,叫门上人不许声张,悄悄叫人去荣、宁两府靠近夹道的墙壁上再去寻找,随即又叫人唤贾琏出来,问道:“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、女道,向来你也考查考过没有?”贾琏回道:“没有,一向都是芹儿在那里照管。”正说着贾蓉走来,拿着一封书,上面写着“二老爷密启”,打开看时,也是一张无头榜,与门上所贴的内容相同。贾政气得头昏目眩,连连叫道:“快叫赖大带了三四辆车子到水月庵里去,把那些女尼、女道士一齐拉回来,只说里头传唤。”

上面谈到, 12个小道士与12个小沙弥,被分到铁槛寺,委派贾芹管理,而在这里,在第九十三回中,却将铁槛寺改为水月庵,不知何故。简单的理解是续书者的张冠李戴。这个问题,另文阐述,这里还是说贾芹。按照续书的说法是,小女尼、小道士等初到庵中,“原系老尼收管,日间教她些经忏。以后元妃不用,也便习学得懈怠了。那些女孩子们年纪渐渐的大了,都也有个知觉了。更兼贾芹也是个风流人物,打量芳官等出家,只是小孩子性儿,便去招惹她们。哪知芳官竟是真心,不能上手,便把这心肠转移到女尼、女道士身上。”小沙弥中有个叫沁香的,女道士中有个叫鹤仙的,长得都甚妖娆,贾芹便和这两个勾搭上了,“闲时便学些丝弦,唱个曲儿”。

这一天,正当十月中旬,贾芹给庵中那些人发月例银

子,说:“我为你们领月钱,不能进城,又只得在这里歇着。怪冷的,怎么样?我今儿带些果子酒,大家吃着乐一夜,好不好?”贾芹喝了几杯,要行令,沁香道:“我们都不会,倒不如猜拳罢。谁输了喝一杯,岂不爽快?”本庵的女尼道:“今天刚过晌午,混嚷混嚷的不像,且先喝几盅,爱散的先散去;谁爱陪芹大爷的,回来晚上尽子喝去。”正闹着,赖大走来,把小沙弥、小道士与贾芹一行人“押着赶进城”。

却说贾政忙着要替同事当班,便将此事留给贾琏。贾琏想到这事的起因是凤姐,不免埋怨,但是此时凤姐生病,只有隐忍,不好发作,便去王夫人那里讨主意——即便是处理得不合贾政心意,“也不至甚担干系”。王夫人的处理是:那些东西一刻也留不得,你叫赖大“细细的问她的本家有人没有,将文书查出,花上几十两银子,雇只船,派个妥当人送到本地,一概连文书发还了,也落得无事”。王夫人所说文书是何等形式呢?她所说的文书就是卖身契,与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份卖身契应该不会有太大差距:

立杜卖亲生男人汪顺魁,今因急用,自情愿将亲生男一名,名唤连喜,年十二岁,凭媒出卖与汪名下为仆。当日受得身价九七七色银三两整。其银比即收讫,其男连喜即听从更名使用。自卖之后,倘有逃走无踪、拐窃等事,尽是身承值,不干受主之事。倘有风烛不常,各安天命。今恐无凭,立此杜卖亲生男契存照。

乾隆四十六年九月

立杜卖亲生男人汪顺魁

凭媒 汪云章 时六嫂

代书人 叶于廷

那些小尼姑、小道士的家人,她们的父母都会与贾府立下这样的契约吧。这样的卖身契是没有经过官府的白契。第八十回,薛姨妈与夏金桂内斗,说到香菱,赌气对薛蟠道:“她即不好,你也不许打。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她,你就心净了。”也是采取白契手段。在清代,奴婢买卖,雍正以后,大多是白契,通过这种方法被买的奴婢,只要还了身价银之后,便可以解脱奴主关系,卖身之家,怀抱赎身希望,当然不选择红契,而买奴之家,对于白契买来的奴婢如果感到不合心意,也可以随时令其还银赎身,不必经过官府而少受约束。雍正元年(1723),苏州织造李熙被抄家,雍正下旨把李熙家里的217名奴仆全部在当地发卖,但是,因为是红契而无人愿买,最后只有押解回京赐给年羹尧完事。《红楼梦》中王夫人对那些小沙弥与小道士的处理,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而对贾芹的处理是,“除了祭祀喜庆”,无事不要来了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不了了之,而至今通用。



## 记李渊涛

□王祥夫

我生性不喜欢酒也不贪杯,但不知怎么就总是爱喝多了,心里对酒抵触着,却还在那里川流不息地举杯。记得那一次喝多了,坐在大巴上,车过了一站又一站,已过了我要下的那一站,我却因酒而继续昏沉着,后来车上的乘客都纷纷下了车,而我还车上,虽然沉醉着,但我的手里却始终拿着李渊涛的那幅字,可见我对他的书法喜欢之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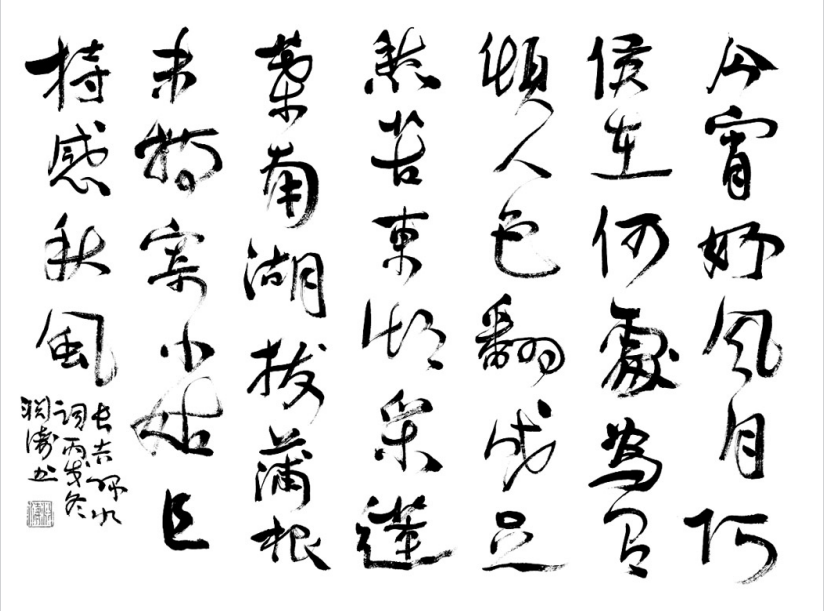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个容易激动而不太容易被感动的人,那次在美术馆馆藏作品,一幅幅地看过来,均无激动或感动,但在展示手卷和长卷的展柜前,俯身看白石老人的花卉时却有十分的感动,立在那里看了良久,后来走开了,又转回来看了一回,然后再离开,准备出展厅的时候想了想,终于又回去细细看了一回。

我对书法简直是门外汉,但却喜欢,门外汉也可以有他的喜欢。那次在李渊涛的家里,他把刚刚写好的魏碑张了一墙壁让我看,从这间屋子一直张到另一间屋子,想不到魏碑的字可以写那么大,而且筋骨舒展,虽疏朗而笔势峥嵘,魏碑在诸书体里原是峥嵘的。那天渊涛写的魏碑个个字都有两个巴掌大,我想他是使了大力去深入,别人看了所以觉着好。有些人写魏碑是“板”的,而那天看他的魏碑却是去掉了那一板分气,有金石气在里边而不生硬。那满墙满壁的字让我十分感动,除了字好,说来也有些可笑,我被感动的原因之一还因为是他写了那么一厚摞,摆起来,足可到我的膝盖。

有一阵子,我常常应邀去渊涛家看字,而我亦喜欢,他总是把写好的字一卷一卷地打开让你看,或者就马上写起字来,一边说话,七七八八地说些杂事,一边写字,人是站在那里,他总是抓着笔端,是轻轻的,又像是提着的,因为是提着笔端,笔在他的手里就格外松活,笔被他轻松地提着在纸上行走,他写字很沉淀,是一笔一笔,转笔的时候笔随腕动,转一下,再转一下,很好看,他自己有时亦得意,用乡音说:“看看看,看看看。”有人写字是急风骤雨,京剧黑头出场一样“哇哇呀呀”地风风火火冲上来。而渊涛是比较慢的,写写看看,再写写看看,挂起来再看看,再邀旁边的人看看。渊涛很少夸自己,他有时亦会说一句粗话,用来总结自己的字:“就那X样。”是笑着说的,亦是乡音,也就过去了。渊涛的字,我看看好,令我喜悦。

说到书法,是不那么容易让人分析孰好孰劣,笨人说书法总是说这一字像哪一家哪一字,是什么什么体。好像是老太太坐在那里说这小孩儿像谁不像谁,全不顾这小孩儿其实就是他自己,有他自己的眉眼神情一颦一笑。书法不好评说,非要说,亦说不好,如果说不行,便几近教学,其实领略书法之妙,那感受多少有些像谈恋爱,可以是不同的节奏,却让人快活着,又让你不能明确说出快感究竟在什么地方,如非要评清楚,那快感便没了。

我看渊涛的书法,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在里边,真好像是见了好女子、好花、好草、好石、好茶、好古董、好颜色、好箫笛,是身不由己的喜悦。渊涛的书法与众不同,笔的起落、腾挪、转折都有他自己的主张,说到书法,有主张便好,这主张不是由嘴里道出,而是用笔,一笔一笔写出。在渊涛,便是这样。



李渊涛作品

## 容量多大尊严多大

□陈世旭

因为嫉妒而心生敌意,因为被批评而耿耿于怀,因为受到挑衅而愤怒,以致因为所有这些不良情绪而蓄意报复,做出本可以不发生的事,甚至酿成悲剧,这样的事情,生活中似乎并不鲜见。

在社会交往中,对于那些给自己带来伤害或不愉快的人,通过攻击对方发泄心里的不满,这就是报复心理。报复是人性中的一处心结,每个人都有可能产生报复心理。问题在于能否冷静理智地进行自我控制。

报复的表现是不一样的。

有的人不当场发作,而是铭记于心,等待时机,选择最恰当的方法,攻击对方的创伤;有的人的反应很直接,好恶全写在脸上,让对方知道自己敌意,以期迫使对方示弱;有的人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,不顾后果,只求一时痛快;有的人患得患失,又恨又怕,看到可能的危险立即避开;有的人事先铺好后路,借刀杀人,让对方找不到还手的目标……

看到一则关于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的文章,说他在1910年下野后,作为塔夫脱总统的特使出差德国,安排与德皇的会晤时,后者傲慢地说:“两点钟到我这里来,我只能给你45分钟。”罗斯福回答:“我会两点钟到的,但很抱歉,陛下,我只能给你20分钟。”

文章作者根据这个例子发挥说:在社会上,如果有人对你出言不逊,你最好的做法就是反击回去。因为这是一个关于人格尊严的问题。

维护自己的尊严是不错的。对谦虚的人不要骄傲,对

骄傲的人不必谦虚,这原则也是很对的。尤其在上述例子里,罗斯福维护的还不只是自己的尊严,更有国家的尊严。但如果将这种做法泛化,“在社会上,如果有人对你出言不逊,你最好的做法就是反击回去”,我却以为至少不一定是“最好的做法”。

“反击回去”,就是报复。一般的报复心理至少说不上是一种健康的心理。有报复心理的人,对人常怀戒备,又往往容易误解别人的意思,任其发展,心胸便会越来越狭窄,与人相处较难时,内心便难免痛苦,甚至是非常痛苦。

著名人物成功报复的例子很多,有的的确巧妙得令人叫绝:

德国诗人海涅是犹太人。有一次在一个文人聚会上,一个人对他说:“我刚从某个海岛来,那儿很没趣,连犹太人和驴都见不到。”海涅当即回答:“下次我和你一块去那儿就有趣了。”

异曲同工的还有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。他讲演时,一个反对者上台走到与他大约相差一步的地方对他嚷道:“我要提醒你,拿破仑说过,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。”马雅可夫斯基看看他们之间的距离,说:“不错,的确是这样。”

还有一个我国的个案:两人争吵,到最后一人说:“你还能吃了我不成?”另一人回答:“放心,我不是回民。”

报复了,而且是巧妙地报复了,的确会有一种莫大的心理满足。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,有自我高明感的满足

连脸薄,柳眉长,等闲无事莫思量。每一见时明月夜,损人情思断人肠。

这首小词是五代词人欧阳炯的《赤枣子》,载于《花间集》。词虽很短,却写出了一种典型的人间心理,即情人间的相见虽然令人愉悦兴奋,但更多的却是引起感伤,因为它太短暂了,见面以后再分手使人伤心断肠,进而言之,则见面本身即足以使人伤心断肠。等闲无事莫思量!

这种情形当然与当年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很不自由有关,于是就如李商隐的诗句所说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了。但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此,欢乐与痛苦总是相联系而存在、相比较而强化的,完全平铺直叙死水无澜,即无所谓感情,更无所谓爱情。因相见而得以实现或得到强化的欢乐,必然因为稍后的相别而淡出,而消解,以至走向反面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有云:“向之所欣,俯仰之间,已为陈迹,犹不能不以之兴怀”,于是人生就不免会有许多痛苦。痛苦比欢乐总是多得多;为了减少痛苦,只有取消欢乐,这是合于逻辑的——可惜这又是一个一般来说非常不给力的选择。

这就是所谓人生困境,欧阳炯用不多几句话就把这一层意思说得很是透彻有味。愈是能写出带有普遍性的情感,诗词就愈耐读。

红菱渡头秋正雨,印沙鸥迹自成行,整鬟飘袖野风香。

不语含颦深浦里,几回愁煞桡船郎,燕归帆尽水茫茫。

上面这首《浣溪沙》是五代词人薛昭蕴的代表作,亦载于《花间集》。

词里写了两个人,一个是站在水滨(“浦”)紧簇着眉头(“含颦”)一句话也不说的女郎,一个是水上弄船的青年男子。她大约有什么哀愁才如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,看她“整鬟飘袖”的姿态,也许是在等待她的心上人而始终没有等到吧;“桡船郎”看来乃是一个和她并没有什么关系的人,恰好在这里的水上行船,偶见此情此景,忽然动了感情,徘徊不忍离去,终于于“几回愁煞”。

生活里常常有这种难以说清楚缘由、难以解释其逻辑的邂逅中的情绪波动。

本来,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等待,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,等到最后也未见得就有多么好的结局。而人生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偶然的相遇,一见之下的钟情,可惜这同样很难得到什么好结局。匆匆相遇,匆匆而别,在人生的旅途奔波,大家都是匆匆过客,然而有时一点小事,一颦一笑,却能留下很深很美的印象。旅行的途中,这样的事情颇常见,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小说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等篇中就曾写到过这一类情境。薛昭蕴似乎早已捕捉到这一人生境界,但他到底是温柔敦厚的古人,所以把它写得很美,他笔下的红菱、秋雨、鸥迹、归燕……都有一种难以明言的萧瑟凄清之美。秋雨秋风中飘荡着女郎衣袖中的香气,也飘荡着船家少年无端的哀愁。生活是多么美好而无奈啊。

中国古代,女子不能出门走四方,只有男人才能四海为家,于是她们只有在自家门口或附近一带等待;而他们在故乡之外的某处,也难免会发生种种意外的邂逅。古诗中写这种情境的甚多,但是在中国浪漫故事历来不多,常常可见的是某种浪漫的情绪。淡淡的哀愁于是就不可免了。薛昭蕴把这一层情绪写得恰到好处,词中的两个人物无言而别,“燕归帆尽水茫茫”,词的末句写得一片清空,只剩下无尽的苍凉与感伤。

曾经看到一种意见,以为这首词写的是位少女雇船出游,临流往返,不知所之,她美好的情态引起了棹船郎的依恋与茫然。读者有很大的自由,这一意境也未尝不美,但恐怕将为古代社会生活的规范所不许。按词中所写,女郎立于渡头的水滨,并没有上船,而棹船郎几回愁煞以后,也终于自己默默地走开,这才落得个“燕归帆尽水茫茫”。如果两位都在一条船上,“愁煞”之后“水茫茫”,未免太酷,那是另一个故事,一个类乎现代西方电影中的浪漫故事,与薛昭蕴恐怕就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
词一向以抒情的精微细腻见长,用今天的话说,是典型的抒情诗,但薛昭蕴这首《浣溪沙》却以叙事为其框架。此事颇值得深长思之。抒情与叙事为中国文学两大基本点;一般认为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,其实叙事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抒情,不仅小说自然以叙事为主,散文中的史传传统、诗歌中的乐府传统以及俗文学中的说唱传统,也无不讲究叙事;就是在似乎纯粹抒情的诗歌作品中,叙事亦占一定的成分,并与抒情化合而成一种独特的魅力。中国叙事学的研究如能深入到抒情诗的领域中来,一定会有新的创获。

与有自我高尚感的满足还是有区别的。我更心仪另一种对待无理行为的姿态:

法国的伏尔泰有一次对一位不在场的同辈作家大加赞扬,旁边一个人当即指出:“您对那位先生的赞赏真是无比慷慨,他在背后经常说您的不是呢。”没想到平日脾气火爆的伏尔泰说:“哦,看来我们两个都说错了。”平淡如水,点到即止。

某公司主动给海明威寄去一条领带,附信说:“本公司出品的领带深受顾客欢迎,现奉上一条敬请试用,并望寄回成本费二元。”海明威的反应是寄去小说一本,并附信:“本人小说深受读者欢迎,现奉上一本敬请阅读,此书价格二元八角,也就是说,你们还欠我八角钱。”令人啼笑皆非,又无伤大雅。

最没脾气的是这样一位外国仁兄,有人在报上登了一则他的死讯,亲戚朋友纷纷前来吊唁,却见他正活生生地伏案写作。所有人都不由得怒骂那家造谣报纸,他说:“报纸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,只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一些。”真有佛家“大肚能容容天下不容之事”的境界。

当然,知道了这些,并不等于自己就能照样子修成正果。有一篇发在《今晚报》的拙作,用“花容失色”调侃我的一位朋友。随后一家专纠语病的刊物撰文批评,指出“花容失色”仅限用于女性。我很不爽,当即致信该刊主编,并拟一联调侃批评者。信一发出,我马上就心生悔意。如此的睡毗必报也未免成小肚鸡肠了。要感谢那刊物终未让我露“小”。

从此便常常提醒自己,要努力正确看待他人给自己带来的不愉快,努力消除报复心理。感到不愉快时,不妨将自己置身于对方境遇,想想自己是否也有这样做的可能;或是找朋友宣泄一番,借以缓解心理压力;或是转而去做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,转移注意力,淡化恶劣情绪。

报复心理的直接导火索是愤怒。而有句话说:愤怒是追捕心胸狭窄者的影子。许多时候愤怒的原因不在于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,而在于自己的心胸有多大的容量。报复的理由往往是为了维护尊严,而最大的尊严有时候往往是不报复。



玄览堂笔记

## 花间情思二题

□顾农



大白话